

示
規

續文章正宗復刻卷第九

叙事十五

樓臺

園

門

城

池

湖

井

隄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集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濶。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

且富。不逼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年。不怠。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旣望。穀艾而草衰。則什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

以。酒。肉。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

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芝閣記

臨川集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徃徃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嵒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以爲芝。惜

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嘆也。

擬峴臺記

南豐集

尚書司封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閼廓。怪奇可

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
藏棄委於榛藂萑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
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
檻。覆以高甍。石本無此二句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
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
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觶。沙禽水獸。下上
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
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蹶而龍蛇走。與
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
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

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交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月日也。

凌虛臺記

大蘇集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
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
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
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
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
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
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

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所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超然臺記

大蘇集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繫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瀕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真州東園記

廬陵集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
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
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譙之堂。
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
芳。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

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
競。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
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鼙鼙鳥獸之皞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
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
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
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
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
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
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

一作記廬陵集
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
堂於其間。許君爲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
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歛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
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此一無掌能